



专家论坛

学者剪影

雏凤新声

春华秋实

## 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思考

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杨明

“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1月13-15日在我校举行。学者们就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前景，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

近年来的古文论研究，应该说是成绩斐然。除已面世的大量专著、论文之外，就笔者所知，还有数种规模宏大、由著名学者主持和参与的工程正在进行之中，或已告竣工，即将出版。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着我校学者的劳绩。例如王运熙、顾易生教授主编的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已获多项重要奖励，王运熙、黄霖教授主编的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》也已获得学界的好评。

在这次研讨会上，王运熙先生曾说到，目前古文论研究的队伍，大体来自两个方面：一是原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，一是原来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。前者的优点是对古代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比较熟悉，接触古代文献较多；不足之处对各种文学理论，尤其是现当代海外的种种新论，可能了解不够深入、全面。后者则相反，其长处首先表现在理论探讨方面，而对中国古代文学、古代文献的了解可能相对不够。王先生说这两部分学者应该互相取长补短。最理想的是既有深厚的国学根柢，又有敏锐的理论眼光、深刻的理论分析能力。但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就一个个别的学者而言，往往各有偏胜。笔者完全赞同王先生的分析。学者们应该了解自己的短处，不断提高自己；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。这样，就整个古文论研究界而言，便可以百花齐放，互相补充。也正是由于学者们各有自己的个性，学界的状况、研究的内容与方法，将仍是多元的，不可能也不必划一。历史已经证明，只有尊重学术个性，方有学术的繁荣。与此相关的有一个成果评价问题。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不同，成果的形式也就不同，比如有的篇幅短小，有的鸿篇大论；有的考证一字一句之微，有的作宏观的论述。笔者认为没有必要有所轩轻于其间。成果质量的高低，主要在于所考是否确凿，所论有无新意，而不在于所论范围的大小和著述的形式。

为了提高研究质量，关键恐怕还在于研究者提高自身的素养。无论是为了使自己具有较敏锐而深刻的理论目光，还是为了培植较深厚的国学根柢，都必须静下心来，沉住气，努力多读书，多思考。所谓理论思维，应该融化到研究过程之中，可以是如盐入水，不见痕迹。王运熙、顾易生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，体例是传统的，但从其取材、分析、评述中，往往可发现编写者的理论思考。例如对于“什么是文学”的问题，数十年来，学界的认识是有所变化、逐步深入的，（关于此点，可参看《文学遗产》今年第五期所载董乃斌《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-兼评傅璇琮主编的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〉》一文。）“通史”之中其实融汇着编写者这方面的理解。理解一新，犹如立场一变，观察问题的态度、方法便发生变化。至于所谓国学根柢，尤其应该强调积累。经史子集都应尽力多读一些，万不可研究什么便只读什么。尤其是经典性的著作，不惮反复精读。我的导师王运熙先生曾这样教导我们，据我所知其他著名学者也都这样教导他们的学生。在长期的读书过程中发现问题，然后逐步正确地解决问题，那是研究者最快乐的事情，那样产生的文章也是最有意思的。古文论研究者最好不要自我局限于古文论研究之中，至少该将古代文学与古代文论交融贯通。只有通过长期积累，才能获得质的飞跃，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，这虽是老生常谈，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罢。

本文摘自于校刊